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1.018

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实施现状与优化进路

——基于全国70个文科拔尖基地培养方案的考察

秦安平¹,施佳欢²,张亮³

(1.南京大学 本科生院、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大学 新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3.南京大学 哲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通过对全国70个文科拔尖基地培养方案的分析,发现拔尖基地专注于学生专业能力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培养具备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国际视野的高层次顶尖人才,然而,仍存在“同质化”培养倾向、学生课程负担偏重、科研训练体系性有待提升等问题。要进一步凝练拔尖基地的特色,涵育学生独立人格;精简优化课程体系,拓展学生个性化发展空间;注重创新导向,构建科研训练情境。

关键词:拔尖计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新文科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1-0141-09

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发展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格局深刻演变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关键所在^①。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新阶段的内在需求,也是突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局限性,引领人类走出世纪性困境^②的必然选择。高校是学术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结合点,必须承担起责任和使命,大力加强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启动了拔尖计划2.0,首次将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文科基础学科纳入建设范围,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播种火种。我国已分三批在29所高校设立了70个文科拔尖基地,文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平台构建初见成效。尽管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培养体系的合理性和培养成效需要时间积淀和实践检验,但培养方案作为教学环节组织实施和评价的重要依据^③,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也是人才培养过程性评价与质量监控的重要依据。因此,本研究基于70个文科拔尖基地的培养方案,结合拔尖计划2.0实施预期目标等,分析其特点与差异,进而为实践层面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与策略建议。

收稿日期:2024-07-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24YJC880114);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080019)

作者简介:秦安平(1989—),女,江苏常州人,博士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①《中国之理,回答赶考路上的时代考题》,《人民日报》2022年7月25日。

②韩喜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③袁靖宇:《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若干问题》,《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2期。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领域,学界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界定,有学者认为,“拔尖”主要体现在个体卓越智力水平和出色的学业表现上^①,而“创新”则要求个体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独特的个性特质、独立思考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以及高尚的理想和道德品质^②。陈权等人提炼出拔尖创新人才的五大核心素养:人格素养、创新素养、情商素养、领导与管理素养以及科学素养^③。戴耘则提出了拔尖创新人才的五个显著特点:独特的感知能力和逻辑思考能力,广泛的兴趣和开阔的眼界,强大的自学能力,强烈的探索热情和不懈的钻研精神,敢于冒险、不惧失败的精神,以及良好的抗挫能力^④。刘健等对域外拔尖人才培养的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文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借鉴^⑤。

在培养模式上,学界存在多种理论视角,包括认为拔尖人才是天生的“天才儿童范式”,人才可以培养锻造的“天赋发展范式”,以及关注每个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区分范式”^⑥等。在实践层面,培养模式主要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两种^⑦。集中式培养通过设置专门的实验班,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对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育;分散式培养则将学生置于共通性的育人环境中,通过配备高水平导师、提升课程难度等手段,助力优秀学生脱颖而出。

当前,针对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文科基础学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包括:特定基地培养模式分析^⑧、学科培养路径探索^⑨及学生学习状况调查^⑩等等。研究揭示,不同学校与专业对“拔尖”的理解和定位存在差异^⑪,文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界定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科拔尖学生面临课业负担重、自主思考时间少的困境^⑫;尽管教师和管理者普遍认同研究性教学、学科交叉培养的重要性^⑬,但在实践中往往忽视了对学生学术兴趣的激发和学术使命感的培养^⑭,课程设置仍囿于传统的以专业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按照单一学科设置内容^⑮。

从总体上看,当前研究更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如培养理念的探讨、人才内涵的分析以及整体培养情况的评估等,而对基地实际培养过程,如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学分安排等微观层面的探讨相对缺乏。

本研究对全国70个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的培养方案文本进行了分析,利用微词云分析系统对各个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进行了词频统计和共现词分析。为了深入剖析各基地的培养定位,本研究使用NVivo12.0软件进行了三级编码分析,明确了培养定位的类属,并通过文本分析对各基地培养方案作进一步解读。在定量研究方面,本研究主要使用了SPSS 26.0软件分析了70个基地培养方案的学分结构,对比了不同课程类型学分的分配情况,以了解基地在课程设置上的偏好与特点。

①钟秉林,陈枫,王新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本土经验与理论构建》,《中国远程教育》2023年第12期。

②南国农:《信息技术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下)》,《电化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

③陈权,温亚,施国洪:《拔尖创新人才内涵、特征及其测度:一个理论模型》,《科学管理研究》2015年第4期。

④戴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思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⑤刘健,施佳欢:《德国大学文科拔尖人才培养的理念演变与实践路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⑥David Yun Dai, Fei Chen. "Three Paradigms of Gifted Education". *Gifted Child Quarterly*, 2013, 57(3): 151-168.

⑦邬大光,叶美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道”与“术”》,《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第8期。

⑧崔居然,夏莹:《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以清华大学哲学学堂班为例》,《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1期。

⑨卢晓东,沈欣怡:《技术文明时代哲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转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⑩张天舒:《“新文科”拔尖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证研究》,《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7期。

⑪宋亚云:《基础学科强基计划与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几点思考》,《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2期。

⑫沈悦青,刘继安:《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访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

⑬张亮,施佳欢:《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理念认知与实践行动——基于全国文科拔尖基地的调查》,《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1期。

⑭母小勇:《“强基计划”:激发与保护学生学术探究冲动》,《教育研究》2020年第9期。

⑮何峰,郭晓奎,潘林敏:《构建融通课程体系的实践与探索——以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为例》,《中国大学教学》2024年第6期。

三、研究发现

(一) 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通常包含培养目标与规格、毕业要求(包括学制、最低毕业学分、学位授予等)、课程结构体系(包括课程类别、修读要求、学分分配、学期安排等)以及必要的说明等内容,其中培养目标是“培养什么人”的理性思考和系统设计,是对学生未来成就的预设蓝图,引导着人才培养的方向,体现了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反映了学校和学科专业定位,并与社会需求相呼应。

本研究采用微词云分析系统,对 70 个基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部分进行了关键词频次统计。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培养方案重点关注和强调的内容。为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人工剔除了“具备”“坚持”“着重”等无明确含义的词汇,以及“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经济学”等指向学科的词汇。为避免重复计数,将“国际视野”和“全球视野”等具有相似内涵概念进行了整合。经过筛选和整理,得到的高频词(出现频次 ≥ 15)如表 1 所示。为进一步探究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还进行了共现词分析,并通过构建共现词网络图(图 1),直观展示了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

表 1 培养目标的高频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人才	51	13	文化	21
2	中国	45	14	扎实	20
3	学术	35	15	专业	18
4	理论	33	16	家国情怀	17
5	能力	31	17	领域	17
6	国际视野	29	18	基础	16
7	研究	27	19	社会	16
8	素养	26	20	全面发展	15
9	深厚	26	21	拔尖	15
10	创新	24	22	世界	15
11	发展	22	23	开阔	15
12	人文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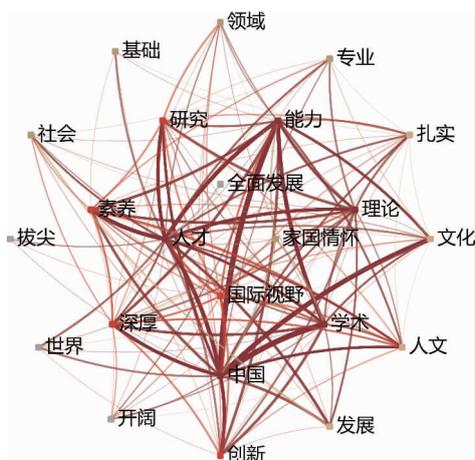


图 1 培养目标的共现网络

在各基地的培养方案中,“人才”这一关键词的地位毋庸置疑。统计结果显示,“人才”在培养方案中的出现频次高达 51 次,位列所有关键词之首。从共现网络图中可以观察到,“人才”不仅是网络的核心,而且与其他关键词紧密相连。这表明,各基地在制定培养目标时,“人才”是基本落脚点。进一步深

入探究文本内容,我们发现各基地对“人才”类型的界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专业拔尖人才”“学术中坚人才”“卓越人才”“业务领导型杰出人才”等多种概念均有提及。

关键词“中国”在词频统计中排第二,在共现网络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图1可见,“中国”与“文化”之间的连接线较粗,二者存在着强关联性。这表明,各基地都在积极贯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基本要求,强调文化自觉,以优秀文化育人,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的人才。在文本资料中,“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范式”“中华优秀文化”等表述频繁出现,充分体现了拔尖计划强调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坚定立场。

在词频统计中排名第三的关键词是“学术”,文本中提到了“学术思想活跃”“学术志趣高远”“学术视野开阔”“潜心学术”等,该词在共现网络图中亦占据重要位置。这一数据揭示了各基地的学生培养主要聚焦于学术型拔尖人才。这一核心关注点与社会各界对拔尖学生学术潜力的培养以及其未来学术道路选择的深切期望高度契合。

通过深入分析其他高频词在共现网络图中的分布情况,如“理论”“素养”“研究”等及其相关文本内容,可以进一步揭示各基地培养方案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帮助学生构建基础理论知识体系、提升研究能力、加强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培育,以及推动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等。从共现网络图的中心词“国际视野”可知,基地重视突破“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①,秉持坚定的开放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注重以国际化的手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此,有的基地实施了“全球视野拓展计划”,有的专门设置了“国际化模块”学分要求等,以丰富学生的国际化学习体验,培养具有开放共享精神和全球意识、擅长国际交流的拔尖人才。

(二) 培养定位

在分析培养方案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培养目标的定位,也就是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通才”“专才”“复合人才”“应用人才”,还是其他类型的人才^②。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通常与其办学层次和水平密切相关,办学层次和水平越高,培养目标的定位往往也越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拔尖人才培养的试验田,文科拔尖基地的培养定位无疑具有独特之处。

考察基地的培养方案,可以发现培养定位呈现出既趋同又多元的特点,有的基地专注于“创新型复合人才”的培养,而有的则侧重于培养“文化精英后备人才”“历史学专门人才”或“卓越文化学者”等。为了深入地探究这些培养定位的内涵与结构,本研究借助 NVivo12.0 软件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了三级编码分析(详见表2)。首先,通过对文本的系统梳理,提取出与培养定位紧密相关的关键词,如“高层次”“学术人才”等。接着,将这些关键词与培养定位的内涵结合,进一步归纳为更具概括性的“特点”,如“创新”“顶尖”“专业型”“复合型”等。最后对这些“特点”进行组合,形成了“人才属性”“人才类型”和“从业方向”三大类别。

从表2可见,“顶尖”和“创新”是人才属性的两大核心要素。“顶尖”出现了65次,说明绝大多数文科拔尖基地在培养顶尖人才方面已达成共识。“创新”虽然也被提及,但频次较低,仅为13次。文科顶尖人才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备创新素养^③,而且顶尖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教育和创新实践。然而数据显示,基地更多地聚焦“顶尖”这一结果,而对实现这一结果所必需的“创新”过程则关注较少。

在人才类型方面,文科拔尖基地的培养定位主要分为专业型和复合型两种。复合型人才的提及频次最高,达23次,专业型人才被提及11次。这一数据分布揭示了文科拔尖基地在人才培养类型上的差异化策略:多数基地倾向于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与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也有部分基地注重学生在某一专业领域内的系统性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在从业方向上,文科拔尖基地对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均给予了关注。科研领域被提及31次,行业

^①周作宇,马佳妮:《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价值坐标》,《教育研究》2017年第12期。

^②杨志坚:《中国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研究(之二)——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基本理论问题》,《辽宁教育研究》2004年第6期。

^③于天禾,张亮:《论美国研究型大学文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方式及借鉴》,《中国大学教学》2024年Z1期。

实践和教学从业者分别被提及 17 次和 9 次,充分体现了各基地在学生从业方向上的多元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有 46 个基地将培养经济学家、哲学家等名家大师作为培养定位,这与拔尖计划的初衷相契合,即回应“钱学森之问”,探索杰出人才的培养路径。它充分展现了文科拔尖基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播撒火种、储备人才的共同追求和决心。

表 2 培养定位编码信息

关键词及频次	特点	类别
创新(11)创造(2)	创新(13)	人才属性
拔尖(14)高层次(5)高端(7)高级(2)高素质(2)尖端(1)杰出(3)精英(1)领军(18)优秀(6)卓越(6)	顶尖(65)	
专门人才(7)专业人才(4)	专业型(11)	人才类型
复合人才(18)博雅(1)通用(2)通专结合(1)综合型(1)	复合型(23)	
科研(6)学术人才(7)学者(8)研究者(10)	科研(31)	
教师(2)教学(5)教育家(2)	教学(9)	
胜任实际工作(10)文学创作(1)业务领导(1)应用(5)	行业(17)	从业方向
传承者(1)创作名家(1)后备人才(12)经济学家(1)理论家(1)批评家(1)社会科学家(1)史学家(1)思想家(9)未来大师(4)未来领军人才(6)文化名家(1)战略家(1)哲学家(3)中坚(2)作家(1)	名家大师(46)	

(三) 学分结构

研究对 70 个基地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各基地的学分结构也存在着共性和差异。就总学分而言,最低要求为 130 分,最高为 192 分,平均值为 152.20 分,多数基地的总学分要求集中在 150 分左右的区间内。进一步聚焦不同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平均总学分为 151.71 分,这一数值超出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所规定的 130-140 学分^①范围。总学分要求的提升意味着学生必须在课程学习上投入更多精力,尤其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需要大量的阅读,这可能会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造成一定的挤压。《国标》要求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总学分都为 150 学分左右,历史学基地的总学分均值与《国标》基本齐平,经济学基地的总学分略高于《国标》。对于哲学专业,由于《国标》仅对理论课程学分的明确要求,允许高校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总学分,因此难以直接比较。

表 3 各基地分专业的总学分情况

专业	总学分平均值	总学分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国语言文学	151.71	2.199	137	172
哲学	148.65	2.439	135	164
历史学	150.76	2.502	136	172
经济学	156.39	3.254	130	192

本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学分结构的特点,按照课程性质及修读要求,将课程体系划分为通识通修、专业必修、专业选修和自由选修四类,并根据各基地的学分要求和教学计划,计算了四类课程的平均学分及其占比(详见表 4)。通识通修课程包括通识课和通修课,其中通识课指有学分要求或者模块必修要求的通识类选修课,而通修课则指思政课、外语课、体育课等所必修课程。数据显示,通识通修课程平均学分为 51.68 分,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数基地在编制培养方案时将通识课和通修课合并作学分要求,但实际上通修课在其中占据较大比重。统计结果表明,剔除思政、体育等通修课程学分后,通识课程的平均学分仅为 12.34 分,占总学分的 8.13%。对于专业类课程,本研究根据修读要求将其分为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两大类,专业必修课在所有课程类型中占比最高,达 43.47%,专业选修课的占比为 16.65%,二者合计占比高达 60.12%。自由选修部分则包括跨院系选修和公共选修课,通常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进行修读。这部分课程的平均学分为 9.45 分,占总学分的

^①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6 页。

6.29%。若从更宽泛的修读要求角度来审视课程结构,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大类(本研究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计算方法,将专业选修等限制性选修课纳入选修范围),最终数据显示,各基地的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分别为69.45%、30.23%。这一课程学分结构反映出基地更加强调统一性、规范性的专业基本理论素养与基础能力培养。

表4 各基地的学分结构

课程类型	通识通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自由选修
平均学分数	51.68	66.41	25.22	9.45
占总学分比例	33.99%	43.47%	16.65%	6.29%

(四) 学生科研

科研活动在创新型本科教育中至关重要^①,毕业论文、学年论文、科研训练等是提升本科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主要方式。学分统计数据显示,毕业论文的平均学分为5.37分,科研训练、学年论文及实践创新等科研相关活动的平均学分为5.40分,这两部分合计占总学分比例仅7.10%(见表5)。

表5 学生科研学分情况

课程类型	毕业论文	科研训练、学年论文、实践创新等
平均学分数	5.37	5.40
占总学分比例	3.54%	3.56%

为了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各基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许多基地建立了导师制,以确保学术大师能够深度参与文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一些基地组建了包括“学术导师+学业导师+生活导师”在内的导师团队,全方位指导学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生涯规划等。另外,有些基地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和教学名师担任“云端导师”,全面参与学生培养。为确保指导效果,一些基地还要求同一专业方向的导师组成导师组,共同研讨并确定指导方案,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从而实现因材施教。清华大学设计了“学堂论辩”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学堂班的导师,通过让学生观摩学者之间的专业交流,帮助他们更好理解和把握参与学术讨论的方式与途径。

在实施载体方面,各基地都重视研讨类、科研训练类以及学科前沿类课程的建设。一些基地精心设计了科研训练课程体系,通过经典阅读、文献研读、学术沙龙等活动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并通过研究方法、论文写作、学科前沿动态等课程来系统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还有一些基地要求任课教师结合学科发展前沿,选用国际知名期刊论文和最新研究报告来辅助课堂教学,设计具有探索性的课程任务,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前沿探索。这种进阶式的学术训练模式有助于学生在本科阶段接受系统的研究方法训练,提升他们基于真实问题的研究能力。

科研实践有助于文科拔尖基地的学生深入理解和探索科学基本问题,培养他们“开放的心智和浓厚的兴趣”^②。许多基地要求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必须完成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实践活动。例如,有基地设置了梯度化的科研实践活动体系,要求学生在不同年级完成不同类型的科研任务,一年级至少完成1篇读书笔记,二年级至少完成1篇研究综述、参加1次学术论坛和科创项目,三年级至少向学术论坛投稿1次、主持1项跨学科的科创项目或研究课题,四年级除了完成毕业论文外,还要提交一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学生按照该基地设定的科研活动要求,能够循序渐进地建立起对科学研究的全面认识,并通过科研实践激发创新潜力、提升学术素养。

四、问题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文科拔尖基地专注于学生专业能力与知识体系的构建,致力于培养具备家国情

^①史静寰,陈乐:《构建“本研一体”“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第1期。

^②杰拉德·卡斯帕尔,李延成:《成功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必备的四种特性》,《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怀、使命担当、国际视野的高层次顶尖人才。同时,也存在着培养方案趋同、课程负担偏重、科研训练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

(一)“同质化”培养倾向

各基地的培养方案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倾向。首先,培养目标趋同。尽管每个基地依托的高校和院系均拥有其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这些特色应在培养目标中得到体现。然而,实际上,许多学校只是按照拔尖计划相关文件通知中的表述来阐述自己的培养目标,甚至直接“借鉴”其他高校或基地的办学经验^①,却未能够将这些要求和经验与学校自身特色及资源优势相结合,导致培养目标缺乏差异性和多元化。其次,课程结构趋同。长期以来,各高校延续专业教育的传统思路,围绕学科体系设置课程体系,导致课程结构较为固定。这种建制化的培养使得同一专业的学生遵循“齐步走”的模式,难以体现学校之间的特色,且难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化成长需求。第三,教学形式趋同。与理工科有相当数量的实验实践教学相比,人文社科的教学形式主要依赖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学习过程必然伴随着个人的感知和思维活动,但文科拔尖基地的实践教学占总学分比例仅为15%左右,其中还包括了体育、军训、劳动教育等非专业性质的实践活动,真正能够锻炼和提升学生科研与实践能力的专业课程和实践机会稀缺,这限制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掌握和运用。

(二)课程负担偏重,自由选修空间受限

在学分设置上,文科拔尖基地要求学生完成的总学分约为150学分,明显高于美国本科生普遍的120-128学分以及日本的约130学分^②。这种学分设置差异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国外高校倾向于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减少课堂授课时间,而我国文科拔尖基地则更注重课堂内的系统教学。因此,基地学生面临更重的课程负担,必须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课堂学习之中,缺乏自主探索的机会。在学分结构上,各基地普遍强调必修课程的重要性,通过设置大量专业课程帮助学生形成扎实、严谨的核心知识体系。然而这种设计也导致了选修课程的比重偏低。研究显示,14所海外一流大学的任意选修课比例平均为52.7%^③,而文科拔尖基地的这一比例仅为30.23%。这种差距不仅限制了学生根据兴趣和需求选择课程的自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选修课程中的通识教育部分更处于弱势地位,其学分占比不足10%,未能充分体现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意义。此外,基地在各学期课程量分配上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大学四年的课程量从大一到大四逐年递减,这种安排使得学生从入学起就面临繁重的课业负担,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还可能影响他们批判性思维和问题意识的发展。

(三)科研训练的体系性有待提升

在科研训练方面,尽管已有部分基地在构建系统的科研训练课程体系和配套制度设计上开展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总体而言,多数基地在学生科研活动的规划与实施上仍面临显著挑战,缺乏体系化与连贯性的整体布局与完善的支持体系,部分措施的实际效果有待验证。例如,尽管广泛推行的导师制明确要求导师须指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但在执行层面却面临阻碍:学生因自我感知专业基础薄弱而难以迈出科研的第一步,而导师普遍反映学生不主动寻求支持,且参与科研的效果不尽人意^④。此外,科研训练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也存在不足,虽然多数基地开设了此类课程,但课程内容单一,跨学科融合课程资源稀缺,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和综合性的学习需求。这些课程在总学分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导致学生对课程的重视和投入不足,进一步削弱了科研训练效果。在教学方法上,科研训练课程的教学实践仍过于依赖传统的单向传授模式,研讨式、互动式和启发式教学运用不足^⑤。这种缺乏学科间交叉

①陶宇斐:《我国本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改革的回眸、反思与建议》,《高校教育管理》2023年第3期。

②卢晓东:《论学习量》,《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6期。

③顾海兵:《选修课比重是真正大学的首要标志》,《科学时报》2011年9月9日。

④徐岚,卢乃桂:《“成长的窗户”还是“冰冷的制度”?——一所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质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

⑤周广珍:《我国研究型大学精英学院学术环境评价的实证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融合、互动和讨论的教学环境,不仅限制了学生跨学科视野的拓展,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发现、分析和解决的能力,进而影响科研训练整体效果。

五、讨论与建议

多数基地提出了培养名家大师的目标,但其课程体系、修读要求等是否能够支撑这一目标仍需进一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他强调:“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萧鸣政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本科阶段的学习经历对高层次人才成长的重要影响^①。本研究就如何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更有利于其“长”出来、“冒”出来的环境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凝练基地特色,涵育学生独立人格

克拉克·克尔曾指出:“模仿将是毁灭性的。”^②培养方案的趋同会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优势和不足上高度相似,这无疑侵蚀了教育的多样性。基于这一认识,各基地应深入挖掘并彰显自身特色,这是维护教育多样性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关键。具体而言,基地应立足于院校独特的学术氛围、学科优势、生源特质,乃至学校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多元因素,通过细致分析本基地与其他基地以及本校同专业之间的差异,明确自身的特色定位和培养目标。之后,围绕这一培养目标,构建学生在校期间应掌握的知识结构和应具备的能力框架,确保培养过程既符合教育规律,又能够凸显基地特色。

在强调基地特色的同时,基地内部的学生个性化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促进学生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形成整体的知识观和智慧的生活观”。因此,文科拔尖基地应将培育“完整的人”作为其核心使命。这里的“完整的人”并非指无所不能的完人,或千篇一律的标准人,而是指具备独立人格、能够体现“和而不同”精神的个体。吉尔福特在总结创造性人才的人格特点时,首先强调的就是“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③。因此,基地需突破唯理性教育的局限,在系统性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在人文素养的广泛熏陶下,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二)精简课程体系,拓展学生个性化发展空间

教育家怀特海曾提出教育上的两条戒律:其一,不可教太多的科目;其二,所教科目务须透彻^④。这一观点揭示了课程设计的核心要义,即在广度与深度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繁重的课业虽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既有知识,但也可能使他们陷入由现有知识范式构筑的范式陷阱,进而影响其创造力的发展。必修与选修的修读要求是课程调节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文科拔尖基地亟需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全面评估,科学合理地调整学分要求,特别是降低必修课程的学分负担,以提升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比重,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能和优势,鼓励他们根据个人兴趣和发展目标进行个性化深度学习。

同时,基地还应营造鼓励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氛围,为学生提供能够激发好奇心、求知欲和批判性思维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学生的良善发展。通识课程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拓展思维方式、平衡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品质以及完善人格建构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各基地有必要进一步提升通识课的地位和重要性,并着手重构其结构体系,提高课程质量。具体而言,应深入梳理文科拔尖人才所需的知识结构,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通识课程清单和修读要求,“形成一个整体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⑤,为可持续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三)注重创新导向,构建科研训练情境

拔尖计划的宗旨在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与理工科的创新不同,文科的创新更多地体现在无形

①萧鸣政,唐秀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如何评价——基于长江学者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行政论坛》2018年第5期。

②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的历史——21世纪的问题》,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③鄢晓:《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综述及展望》,《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2期。

④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2页。

⑤冯建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理据与策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的精神成果上,灵感往往来源于社会实践,创新成果可能表现为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或是新资料的发掘,亦或是新见解的提出^①。

科研作为“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②,其参与过程是一种高级学习形式,不仅帮助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掌握必备的研究技能,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已有研究表明,学科—专业协同机制对创新人才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③,学术参与能显著促进拔尖学生的专业与学术能力发展,并对其中的“佼佼者”产生“叠加效应”^④。因此,基地应重视学术情境的创设,构建有利于创新活动发生的环境。首先,通过朋辈导师和学术导师的引导,帮助学生融入学术情境。在课堂教学中,应及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通过专业课程向学生传授科研前沿领域的知识、进展和方法,拓宽学术视野和学术信息获取途径,并为其日后投身科研工作做准备。其次,由于本科生在科研方面尚属新手,需帮助他们获得“合法的边缘参与”身份。这可以通过设立研修项目、助教助管等制度来实现,为本科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创造有利条件。学生可以通过观摩专家工作,与同伴和专家交流探讨,以此学习。再次,应为学生设计具有挑战性的科研任务,鼓励他们以团队或个人形式自主开展科研实践,引导学生从科研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在此过程中,应充分“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⑤,通过设立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引导学生从多元视角审视问题,培养其复合型知识结构和知识迁移能力,为其未来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Students of Liberal Art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raining Programs of the Cultivation Bases of Top-Notch Students of Liberal Arts in China

QIN Anping¹, SHI Jiahuan² & ZHANG Liang³

(1. Undergraduate School/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College of First-Year Studen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s from 70 cultivation bases of top-notch students of liberal ar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se bases have focused on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tudents, cultivating high-level top talents with a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a commitment to mission,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owever, several challenges have existed, such as convergent training programs, heavy course loads,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training systems. The study suggests to excavat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base and foster the students'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 streamline the curriculum system to broaden space for personalized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grasp the core concept of innovation to establish research train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the plan for cultivating top-notch students of basic disciplines;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of liberal arts; training program; new liberal arts

(责任校对 徐宁)

①朱科蓉,杨积堂:《文科大学生创新特点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路径》,《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5期。

②周光礼,周详,秦惠民,等:《科教融合 学术育人——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本科教学的行动框架》,《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8期。

③王凯,胡赤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创新人才培养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以学科—专业—产业链为视角》,《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④吕林海:《“拔尖计划”本科生的“学习参与”及其发展效应研究——基于全国12所“拔尖计划”高校的问卷调查》,《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3期。

⑤《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4月20日。